

第一章 夢中人生變成真

「娘，喝水。」

「娘，果子甜，娘吃。」

「娘，不生病，囡囡乖乖。」

「娘……」

童歆巧在半夢半醒之間總是不時聽見一個軟嫩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著，偶爾伴隨著蝶翼般的輕觸，落在她臉上、唇上、身上和手上。

她一直在作夢，夢到許多過往的事，但大多時候是斷斷續續地在作一個夢。

在夢中，有一個比她還要悲慘可憐的女人，從沒過過一天的好日子，從呱呱墜地那一刻、確定性別之後就註定了她悲苦的一生。

小姑娘長得眉清目秀，五官柔美，若是好好養大肯定是個美人胚子，只可惜投錯了胎，因身為女娃娃，自小便爹不疼娘不愛，家人上自爺奶，下自兄弟，不是把她當成空氣，就是把她當丫鬟使喚，呼來喝去的，甚至在她十四歲那年，娘親為了二哥要娶親的聘金，將她以十兩銀子的價碼賣給一個近三十歲的老男人做填房。

可憐的小姑娘出嫁後的生活並未變好，只是從這個火坑跳到另外一個火坑。

小姑娘的婆婆是個老寡婦，不僅尖酸刻薄，還會動手動腳的打罵兒媳婦。

因為年紀還小，對自己身體狀況懵懵懂懂的小姑娘在懷了頭胎兩個月之後，被惡婆婆凌虐到流產，失去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孩子。

正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老寡婦的兒子也不是個好貨，媳婦被自家親娘折磨得流產後，從來沒一絲心疼或慰問安撫，照樣過他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爽日子，有事沒事就抱著書冊、躺在榻上作著中舉為官後升官發財的白日夢。

小姑娘流產後三個月，受損的身子都還沒養好就又再度受孕，因妊娠反應明顯，加上老寡婦上回已親手扼殺了一個親孫，良心有些許不安，這回得知兒媳懷孕後也沒敢太過折騰，終於讓小姑娘順利生下腹中的孩兒，只是這個孩子跟她娘一樣的悲慘，投錯了胎，生作了女兒身。

之後母女倆在家裡過的日子幾乎可用水深火熱來形容，永遠吃不飽、穿不暖，永遠有著做不完的事和挨不完的打與罵。

這也就罷了，最可憐又可悲的是，小姑娘生女兒時身子受了損，又沒適當的休養與進補，因此接連三年肚子都未再有動靜，母女倆最終被那對無良的母子以生不出兒子為由休離，直接掃地出門。

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姑娘牽著一個不滿四歲的小女娃，母女倆面黃肌瘦、瘦骨嶙峋，舉步維艱的走回娘家投靠，卻被冷漠薄情的娘家人拒於門外。

好不容易為快餓昏的女兒向她的姥爺、姥姥討要到一碗米湯來充饑，碗裡的米湯卻是清淡如水，顆粒不見。

看著手上端著的那碗清淡如水的米湯，不滿二十歲的小姑娘難受得淚流滿面。

她不懂爹娘與兄嫂怎能寡情涼薄至此，她不是他們的女兒與妹妹嗎？她的女兒不是他們的外孫女與外甥女嗎？就連給孩子喝一碗粥，他們都如此捨不得嗎？

不提別的，就提她出嫁之前待在家裡任勞任怨了十四年，以及當年將她賣嫁所得的那十兩銀子，這兩樣加起來，難道連一碗粥都不值？

生平第一次，小姑娘對娘家的親人們萌生了恨意。

「你們真的是我的親爹、親娘嗎？我真的是你們親生的嗎？為什麼求你們施捨一碗粥給我快要餓死的女兒、你們的親外孫女吃，你們都如此吝嗇、不樂意，還端了一碗水過來糊弄我？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母女倆，你們於心何忍？」她站在娘家門前哭著吶喊道。

「我在家時，任勞任怨服侍大家十四年，什麼活都做、什麼苦都吃，從來沒有一句怨言，只因為我是你們的女兒、你們的妹妹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所以我認了，就連你們為了十兩銀子把我賣了，我都沒怨過你們。

「但你們怎麼能夠如此冷血無情，我只是想跟你們討要一碗粥，一碗可以救我女兒、救你們親外孫女不被活活餓死的粥而已，你們都不讓不給。你們怎能如此殘忍無情？」她聲淚俱下的捶打著自己的胸口，心痛得不能自己。

「號什麼啊？妳老娘我可還沒死，用不著妳現在給我哭墳，我是造了什麼孽啊，生了妳這麼一個賠錢貨、不孝女，妳給我滾，免得把我給氣死！」小姑娘的娘說。

「二丫妳走吧，不要再到這裡來氣咱娘了，如果娘真被妳氣出個好歹，別怪大哥翻臉無情。」小姑娘的大哥說。

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，是好是歹、是死是活都是妳自找的。」小姑娘的爹說。

「爹說的沒錯，小姑若是好好的做人家的媳婦，又怎會讓婆家休離，回來丟咱們老童家的臉呢？我現在慶幸我生的都是小子，要不然小姑這臉一丟，咱們老童家以後的閨女要怎麼嫁人？可能倒貼銀兩都嫁不出去喔。」小姑娘的大嫂說。

「喪門星，妳就是個喪門星！被夫家休了還不知羞，不找個地方躲起來，還跑到這裡來觸咱們老童家的楣頭。老天爺啊，妳怎麼這麼不長眼，我到底造了什麼孽，生了這麼一個孽種來禍害童家啊，嗚嗚……我怎麼會這麼命苦啊？」小姑娘的娘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天搶地的哭喊著，看向她的目光滿是恨意。

「二丫妳還不走，真想氣死咱們娘不成？」小姑娘的二哥說話了，而站在二哥旁邊的二嫂則抱著孩子，揚著嘴角看著眼前的一切，一副看好戲的神情。

這就是小姑娘的娘家、她的親人，以及她在這世上的所有依靠。

真的是太可笑了，看著夢中小姑娘的遭遇，童歆巧突然覺得自己身為孤兒也不是太壞的事，至少不必擔心會有這麼冷血無情的親人，更不必經歷被至親傷害的痛楚。

被傷得痛徹心扉的小姑娘不確定是為了要讓自己徹底死心，亦或是還帶著最後一絲希望，在離去前又開口問了那些血濃於水的親人們最後一個問題，她說：「你們還認不認我是童家的女兒？」

一時之間無人應聲，直到小姑娘的二嫂用眾人都聽得見的聲音對她二哥道：「你說小姑被休，那李家會不會跑來討回當初給咱們的聘金啊？」

此話一出，小姑娘的娘臉色丕變，當場就大聲喊了起來，「妳還不給我滾，妳這

個喪門星，就當我從沒生過妳這個孽種，我真是倒了八輩子楣啊！妳還不走？老大，去拿掃帚來，把這個喪門星給我掃得遠遠的，免得咱們一家都被她沾染了穢氣，快點去。」

小姑娘的大哥聞言，點了點頭，立即轉身去拿掃帚，其他人則是冷眼旁觀，連一句沒勸阻的話都沒有說。

掃帚很快被拿來了，童母林氏迫不及待地將掃帚從兒子手上搶過來，沒有一絲猶豫或不忍，直接朝小姑娘身上招呼過去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得毫不手軟。

小姑娘卻不懂得抵抗，只能將瘦小的女兒緊緊護在懷中保護著。

夠了！童歆巧怒喊道。真是看不下去了，這世上怎麼會有如此冷血無情的母親？不是都說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嗎？從眼前這事來看，那句話根本就是個屁！

「我就不信這樣妳還不走！」林氏拄著掃帚、喘著氣瞪向小姑娘，由此可見她剛才打人有多用力。

「妳真的是我娘嗎？你們真的是我的親人嗎？」

「妳這個帶衰的喪門星、討債鬼，還不滾？當初生下妳的時候就應該直接把妳給掐死，省得妳現在還來禍害家人！」林氏滿懷怨恨的說著，話落，再度舉起掃帚來揮打。

終於，駱駝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倒了。

「我走！」小姑娘終於忍無可忍，一把揮開不斷打在身上的掃帚大聲叫道。

抹去臉上的淚水，不再多看童家人一眼，轉而面向聞聲前來看熱鬧的村民們，朝他們深深一鞠躬，絕然道：「各位望山村的大叔大嬸、大哥大嫂們，眼前這一切你們都看到、聽到了，我童二丫今日請大夥為我做證，從今以後，我童二丫不再是望山村童家的女兒，今後生也好，死也罷，都與望山村童家無關，從此橋歸橋、路歸路，恩斷義絕！」

說完，她抱起早已餓到走不動的女兒頭也不回地離開。

來時帶著希望，走時卻面若死灰、淒苦絕望。天下之大，竟無她們母女倆的容身之處，她想哭，但淚早已流乾……

抱著女兒，童二丫漫無目的的往前走，幾度踉蹌摔倒又掙扎爬起，女兒已餓暈在她懷裡，連她幾度跌倒不小心摔到懷中的孩子，孩子都毫無反應。

難道是——死了？

突然其來的念頭嚇得童二丫登時跌坐在地上，顫抖著伸手去探女兒鼻端的氣息，雖然氣息微弱，但確實還有氣，女兒還有呼吸，沒有死！

童二丫瞬間鬆了口氣，卻忍不住抱著女兒傷心欲絕地哭了起來，「嗚……」

她知道即便女兒現在還有氣，可是以她們母女倆現今的處境，她的女兒還能活多久？一天還是兩天？

她抱著女兒哭了許久才終於抬起頭來，掙扎的從地上爬了起來。

眼前霧濛濛，前方路茫茫，何處才是她們母女倆的棲身之地？何處才是她們母女倆的歸處？也許只有死吧。

她眨了眨眼，眼前霧散，路現，卻是一條絕路，一條不管她想不想走，都終將要

走、要歸去的路。

也罷，活著也是挨餓受苦、無家可歸、無人在乎，還不如陪女兒一起離開，一了百了。

她面無表情的張目四顧，確認出自己的所在位置後，她抱著女兒左轉而行，一步步朝記憶中的溪流而去。

她從七歲開始便負責洗全家人的衣服，整整洗了七年，對那條溪流的深淺與湍急處比任何人都明瞭，自然也知道哪段溪流鮮少人出沒，哪段流域最適合做她們母女倆在這世上最後的歸宿。

因為鮮少人出沒，路未開，並不好走。

童二丫抱著女兒一路磕磕絆絆的往前走，身上的破舊衣服也在樹枝的勾扯下變得更加破爛不堪，絲毫遮掩不住衣服下一道又一道被毆打後留下的瘀青，被樹枝與石頭刮破或磕破的肌膚，有些地方還不停的滲著血，但她卻一點都不覺得痛。直到瞧見遠處的林間漾出瀲灩的波光，童二丫不由得微笑了起來，因為終於到了，她和女兒的歸處就在不遠的前方。她們母女倆終於可以不用再受苦、不用再勞累了，她真的好累，活得好累。

邁著沉重到幾乎麻木的雙腿，她走了到溪邊，波光粼粼的溪水在夕陽的映照下，顯得格外的溫暖與溫柔，似乎在無聲的招呼著她，要她快點投入它的懷抱。

她隨心而動，一步一步的往溪中走去。

水浸濕了她的鞋、她的裙子，淹過了膝蓋，漫過了腰腹，終於浸到被她懷抱在胸前的女兒，從女兒的腳、腰到胸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溪水太過冰涼，一路上幾近無息的女兒忽然在她懷裡輕動了一下，然後出聲喚她。

「娘？」

童二丫驀地渾身一僵，剛踏出去的步伐好像在水裡絆到了什麼東西，整個人頓時失去平衡，往前栽了下去，母女倆一同栽進溪水之中。

「娘！咕嚕……娘……」

女兒瘦小的身子在她懷裡撲騰掙扎，如小貓般柔弱的求救聲倏地傳進她耳裡，讓她心神俱震。

「娘……咕嚕……娘、娘……」

不行，囡囡還那麼小，連一天的好日子都沒有過過，怎麼能因為她這個懦弱的娘而死？不行，絕對不行！

童二丫幡然悔悟，拚命的在水中掙扎，奮力浮出水面呼救出聲，「救命，救、救命……咕嚕咕嚕……」

越是掙扎慌亂，身子下沉的速度越快，童二丫無力再浮出水面，只能拚命的將女兒高舉到水面上，讓女兒能多呼吸一口氣，可即便如此，母女倆的身子仍不斷地往下沉。

要死了嗎？在意識逐漸陷入混沌間，她依稀感覺到手上的重量消失，束縛她全身的力量加劇，讓她再也動彈不了，整個人沉入黑暗中。

「娘、娘，娘，起床了。」

童歆巧在睡夢中不時能感覺到有道奶聲奶氣的聲音在耳邊響著，不斷重複著類似的話語。

「娘，起床吃飯飯，不吃飯飯肚子會餓餓，娘快起來。娘，起床了，娘……」

「囡囡乖，來婆婆這裡，妳娘在睡覺，別吵她。」

一個聽起來和藹可親的婦人聲音驀然出現，第一回在她夢裡響起。

「婆婆，娘要吃飯飯，不然肚子會餓餓。」那個奶聲奶氣的聲音堅持道：「囡囡沒吃飯飯都會餓，娘也要吃飯飯，囡囡叫娘起床吃飯飯。」

「囡囡真是個乖孩子。」

囡囡？是童二丫的女兒嗎？她沒死，沒被溪水溺死，活了下來嗎？

不對，她剛才在叫娘，所以說，連童二丫那個苦命女也活下來了吧？這對母女倆的命真大，不知道是誰救了她們的？不過怎麼被救的那段畫面她都沒看見，是她所作的那個怪夢終於結束了嗎？

「婆婆，娘什麼時候會睡過來？」

名喚囡囡的小女娃的聲音再度響起，近在咫尺，真實得一點也不像是一場夢。

「等囡囡的娘睡飽了，她就會起來了。」婦人那和藹可親的聲音笑著回答道。聲音同樣近在咫尺，就好像與她處在同一個空間，在她身邊開口訴說一樣。

「那娘什麼時候才會睡飽？」

「等她張開眼睛的時候。」

「那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小女娃像在問一百個為什麼似的，瞬間把童歆巧給逗笑了，她扯唇微笑，小女娃甜甜中帶著驚喜的聲音立即在她耳邊響起——

「婆婆妳看，娘笑了，娘在笑！娘是不是睡飽了，要醒了？」

「二丫，妳聽得見娘的聲音嗎？聽得見就張開眼睛或動動手給娘和囡囡看，快點。」婦人的聲音帶著些許激動，迅速的說。

她在對誰說話？是童二丫嗎？童歆巧方才還疑惑地忖度著，接著就感覺到有人猛然抓住她的手，努力搖晃著，那帶著溫度的真實碰觸感，瞬間把她嚇得睜大雙眼。巴在床邊的小臉笑逐顏開，開心的叫道：「娘！娘醒了，婆婆，娘醒了！娘，娘。」

「醒來就好、醒來就好。」

目光循聲而去，就看見一張圓圓的臉，眉眼都彎彎的——一看就讓人感覺到和藹可親的婦人面孔頓時落入童歆巧眼中，而令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，她竟不覺得這張臉陌生。

「石……嬸？」沙啞的聲音透過她乾澀的喉嚨，從她口中逸了出來。

「欸，妳這孩子是睡糊塗了嗎？要叫娘。妳現在肚子一定很餓吧，粥還在廚房裡溫著，娘這就去端過來給妳吃。」石嬸說完立即飛奔而去。

童歆巧沒有出聲攔她，只因為此時此刻她已被如潮水般朝她洶湧而來的大量畫面……不，或許該說是記憶——童二丫的記憶給淹沒了。

童二丫和其女兒囡囡並沒有淹死，是因為有人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她們母女倆，那人名喚石厚福，是石孀的小兒子。

石孀共有四個孩子，兩男兩女，石厚福排行最小，因出生時遇到難產而折了條腿的關係，導致他長大有了長短腿，雖然只差距一寸多，但走起路來仍舊顯跛。至於石厚福這個名字則是特地取的，只因他難產出生，差點活不了，石家家長便特地請村裡學堂裡的夫子替兒子取個福氣點的名字，希望他能平安健康的長大。夫子一聽，便說了一句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」，將後字改成厚字，便有了今日的石家老二，石厚福。

不過比起石厚福這個名字，村裡人更習慣叫他另外一個名字——石二跛。而這名字的由來自是不需要解釋。

石家與童二丫的娘家是同一村子的人，只是這兩家分處在村子的南北兩端，又因為人處事的態度極不相同，兩家人互看不順眼，除了必須往來的人情世故外，幾乎互不往來。

但幾乎，不代表絕對。

至少對石家的石厚福和童家的童二丫來說，他們倆便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。

童二丫從小就被童家人當丫鬟在使喚，三歲開始就要幫忙拾柴，五歲要幫忙燒火煮食，七歲負責洗全家的衣服，讓稍有良心的人看了都會不捨，覺得童家人在作孽，偏偏那是童家的孩子，童家人要怎麼對待那孩子是童家人的權力，只要不虐待至死，外人根本無從管起。

管不起只好從暗地裡幫了，於是童二丫離家到溪邊洗衣時，便成為最看不慣童家人的石家接濟或幫助小女孩的最佳時機了。

偶爾送塊餅、給個饅頭，偶爾為其傷處揉散瘀青或在傷口上敷藥，然後不時幫她出氣，痛揍欺負妹妹的童家哥哥們，這些事全都由石家四兄妹負責。

只是隨著年歲漸長，娶親的娶親，出嫁的出嫁，這事最後就成了石家老二石厚福的責任了。

因此童二丫與石家四兄妹中的石厚福最熟也最要好，好到當初童二丫被賣嫁時，兩個人差點就私奔而去。

所以當童二丫抱著女兒投水，被石厚福所救起並帶回石家救活後，兩個人許是舊情復燃，竟互許終身，還成了親。

照理說，以童二丫一個被休棄，身邊還帶著拖油瓶，沒嫁妝也沒娘家支持與幫扶的棄婦，一般人家根本不會接受這麼一個二嫁女做媳婦，偏偏石家卻接受了。

是同情還是做善事？又或者是看在童二丫太好使喚又吃苦耐勞，能一個人頂兩個人的好勞力？

其實並不是，只因為石厚福主動開口說了要娶。

石厚福自小便瘸了條腿，被人叫跛子叫到大，石家人對他都相當心疼，因此只要是他想要的東西都盡量滿足他，唯有童二丫被童家人賣嫁那一回石家人無能為力，甚至將他關了起來，阻止他那異想天開、想帶人家閨女逃走的念頭。

但就這麼一次，石家人卻差點失去了他……

第二章 極品家人討聘金

童二丫被賣嫁後，石厚福沉默了幾天，留下一封簡單的書信也跟著離開了望山村，獨自跑去投軍，一去數年，直到半年多前才因受傷而退伍，帶著更跛的腿與臉上那道明顯的傷疤回到望山村。

多年未見的他可謂性情大變，以前雖跛了一條腿，不過在家人的關愛下，性情還算開朗也愛笑，可這回歸來的他竟變得沉默寡言還嚴酷冷肅，不僅難以親近，親事也變得困難重重，讓石家雙親煩惱不已，而童二丫的再度出現則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。

總之這兩個人兜了這麼一大圈還是走在了一起，只能說他們有緣了，至於是善緣還是孽緣……只能走著瞧了。

所以石嬸剛才才會問她是不是睡糊塗了，並糾正她要叫她娘……
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
童歆巧嚇傻了，為什麼石嬸是對著她說那些話，要她改叫她娘？她是童歆巧又不是童二丫。

還有一個重點是，石嬸竟然聽得見她說話，好像還看得到她，床邊的囡囡也衝著她叫娘，這……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？

回想起莫名出現在她腦中、幾乎要將她淹沒的各種記憶……童歆巧的臉霎時間被嚇白了。

老天，不會吧？別告訴她她成了穿越一員，穿成了那個可悲可泣又可憐的童二丫了，拜託，不要啊……

「來，二丫，快把稀飯吃了，這樣才會好得快。」石嬸……不，現在應該改稱為石楊氏了。石楊氏迅速去而復返的端來一碗地瓜粥對她說。

童歆巧一臉發懵，屬於童二丫的記憶則像湧泉般，不斷地從她腦袋裡冒出來。

童二丫和石厚福成親後，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疼惜愛護的幸福。

石家人的好相處，石家父母的慈祥善良，石厚福的溫柔呵護，還有在石家得以溫飽，只一個月的時間她們母女倆便從面黃肌瘦、瘦骨嶙峋的模樣變得容光煥發、眉開眼笑的。

人們这才發現童二丫竟然長得極好看，活脫脫是一個大美人，女兒囡囡長相肖似其母，亦是個小美女。

為此有不少人打趣石厚福，說他走了狗屎運，說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說他真好命，撿了個大美女還附送個小美女，說童家人現在應悔青了腸子……

然而沒想到的是，村人們打趣的玩笑話說著說著就傳到了童家那裡，更令人無法置信的是，童家人不但為此找上門來，還無恥地向石家追討嫁女兒的聘金和聘

禮，一來就獅子大開口，要價五十兩。

石家人自然是不肯答應，童家人則像是土匪惡霸般，交易一破裂就直接動手搶人，企圖將童二丫母女強行帶走。

當時石家男人皆在田裡工作，家裡只留老弱婦孺，根本不敵早有預謀的童家人，就在童二丫一邊拚命掙扎抵抗，一邊又要救女兒之時，她忽然摔了一跤，撞破了頭，登時血流如注，人也暈了過去，也把闖禍的童家人嚇跑了。

等童二丫再度張開眼睛醒來時，童二丫早已不再是童二丫，而是她童歆巧了。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難道童二丫在那一撞之後就斷了魂，死掉了？可問題是童二丫死了，童歆巧呢？在現代世界裡的她該不會也死了吧？

去參加同學會，卻在路上發生車禍。這是她身為童歆巧的最後記憶，之後便像是在作夢一般，看著童二丫這個孩子的可憐經歷與人生，可有誰想得到，她看著看著竟莫名其妙的變成童二丫本人，這真是……

算了，既來之則安之。童歆巧這般告訴自己。

事實上不這樣告訴自己也不行，難不成她要一頭撞死，去賭看看自己是否還能再次穿越回到現代去嗎？

總之，兩個字，認命。

如今還是要先搞清楚石家和童家之間現在的情況，童家那邊是否已罷休，石家這邊又有何打算？

她不希望石厚福傻得被童家騙了錢，別說是五十兩了，一兩她都不會給！

「娘，厚福呢？」既已認命，童歆巧喚石楊氏為娘也喚得很順口，「怎麼不見他人呢？還有童家那邊的事情現在是什麼狀況？可解決了？」她在吃完地瓜粥後，開口問婆婆。

石楊氏聞言不禁長嘆了一口氣。

「怎麼可能解決了？妳爹娘那一家子是什麼性子妳也知道，有白拿錢的事他們怎麼可能輕易放過？」石楊氏說：「其實要聘金就要聘金，咱們家不會不給，可他們一開口就是五十兩實在是欺人太甚了……」

「別給。」童歆巧倏然開口打斷婆婆，說：「一兩都別給他們！」

「啊？」石楊氏有些錯愕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有些不確定的問：「妳說一兩都別給？」

「對。」童歆巧斬釘截鐵的答道。

「二丫……」

「娘，以後別再叫我二丫了，叫我歆巧。」童歆巧輕輕搖頭打斷婆婆的話，漠然解釋道：「童家的女兒童二丫，早在十四歲那年就被童家人以十兩銀子賣了，再也不是童家的人了。即便她一直還當自己是童家人，是童家的女兒，童家卻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她是童家人，用喪門星辱她，用掃帚趕她，說沒生過她這個孽種，還說倒了八輩子楣。」

說著，她忍不住露出譏諷的一笑，接著說：「從那一日起，童二丫就已經不再是童家人了，不是她不認爹娘兄嫂，而是童家人不認她。即便如此，她還是順了爹

娘的心願，最後一次以童家女兒的身分請許多村民做證，說出從此與童家恩斷義絕的話。

「既然恩情已斷、情義已絕，童二丫自那天起便和童家再無任何關係，童家又憑什麼上石家來索要聘金？誰是童家的女兒，童二丫嗎？如果童二丫是，那麼從今天起，這世上再也沒有童二丫這個人，只有童歆巧，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。」

她口吻輕柔，但說出來的話語卻鏗鏘有力。

石楊氏張口結舌的看著她，一時間竟無話可說。

二丫的性子一直以來都是逆來順受、溫馴服從，這回竟會說出這樣絕情冷漠的話，著實讓她訝異不已，但回想起童家人對這可憐孩子的所做所為也足以解釋一切了，只不過……

「如果只是改個名字就能擺脫他們就好了，但咱們都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」石楊氏嘆息道。

「是，但至少這樣做能讓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決心，知道我是打從心底認真的想和童家一刀兩斷。」童歆巧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所以娘，麻煩妳以後改口叫我歆巧好嗎？也請妳替我轉達給爹和大哥大嫂他們，讓他們明白我的心意。」

石楊氏深深地看了她一會兒後，終於點頭道：「好，娘知道了。」

不知道是因為腦袋上的傷未好，亦或是靈魂與身體未契合完整的關係，童歆巧在與石楊氏說完那席話之後便覺得一陣疲憊，陪可愛的囡囡說不到幾句話便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

她不知道自己這回又昏睡了多久，只知道等她再度睜開眼睛時，外頭已是一片漆黑，夜色沉沉。

屋裡靜悄悄地，房裡的角落點了盞油燈，燈火隨門縫透進來的微風輕輕搖曳著。她緩緩地坐起身來，轉頭看一下身旁兩側，卻未見到她那可愛的女兒囡囡。所以是時間還早，還未到睡覺時間？還是在她受傷、臥病在床這段時間，女兒晚上並未跟她一起睡？

在她思考這個問題時，虛掩的房門卻突然被推了開來，就見石厚福從門外走了進來。

見到他，童歆巧頓時渾身一僵，覺得自己太蠢了，東想西想什麼都想，竟忘了思索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她現在是個有夫婿的婦人，得和那個對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夫婿同床共枕啊。

如果眼前這個男人突然對她有什麼親密舉動，或要求她做傳宗接代的事的話，她該怎麼應對？

用傷口痛來拒絕他嗎？這藉口在她頭上的傷好之前或許有用，可之後呢？且如果他的要求只是親吻或擁抱之類的，根本波及不到她的傷口，她能直接將他推開，拒絕他嗎？

童歆巧覺得自己快要瘋了。

「心巧，醒了？肚子餓不餓？想吃什麼告訴我，我去廚房煮給妳吃。」石厚福溫柔的對她說。

「歆巧？」童歆巧眨了眨眼，愕然的看著他，怎麼也沒想到他會這樣叫她。

「妳不是讓娘告訴大家，以後改叫妳心巧嗎，妳忘了？」石厚福柔聲提醒她。

「沒忘，只是沒想到你會這麼快就叫上口。」她說。

「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二丫這個名字太過隨便，一點也配不上妳。心巧這個名字好，手巧心也巧，說的正是妳。」石厚福微笑看著她，臉上全是與有榮焉的神情。童歆巧知道他小時候有上過學堂，但並不是真正的讀書人，書讀得並不多，所以也沒多加解釋此「歆」非彼「心」。

「囡囡呢？」她問他。

「妳受傷這幾天她都跟娘睡，怕她晚上睡著會碰到妳的傷處。頭還痛嗎？」他眉頭緊蹙，伸手輕碰了一下她額角上裹著傷口的布巾。

童歆巧拚命的控制自己不要做出閃躲的動作，開口答道：「不時會抽痛，可能還需要休養一段時間。」

「張大夫也說了一樣的話。」說到這，他忽地一頓，緊接著就打了自己腦袋瓜一下，自責道：「我怎麼還一直跟妳說話呢？妳現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妳等我一下，我去廚房煮點東西給妳吃，妳吃飽再睡。」說完，他匆匆起身而去。

童歆巧有些愕然，隨即慢慢放鬆先前一直繃著的神經，除了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外，她又覺得自己太過緊張、太小题大作了。

據她記憶中所熟知，石厚福是個特別溫柔體貼的男人，和在其他人眼中冰冷沉默的石厚福完全是判若兩人。

他從未強迫童二丫做過她不想或不願意做的任何一件事，在決定任何與童二丫有關的事之前，總會先行詢問童二丫的想法，以童二丫的想法為主，以他自個兒的看法與建議為輔。像他這樣的男人，她先前怎會擔心、害怕他會對她用強呢？她肯定是之前睡太多睡昏頭了，這才會沒想通這一點，把自己嚇得半死，真是蠢死了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他們倆畢竟是夫妻，在石厚福沒犯下大錯、讓她忍無可忍的提出和離之前，兩個人還是得以夫妻關係共同生活。

所以她得想辦法適應有老公的生活，最好還要嘗試去接受這個老公，去喜歡這個男人，因為從石厚福過往至今的死心眼來看，要他做出對不起童二丫、讓童二丫傷心欲絕的事，只有一個字可以說——難！

看樣子她果然是非認命不可了，唉。

就在童歆巧胡思亂想之際，石厚福去而復返，為她端來一碗雞蛋粥和一碟看不出是什麼菜醃製的小菜給她吃。

她一邊吃一邊打量坐在眼前這個名叫石厚福，且身為她丈夫的男人。

濃眉大眼、五官端正、面容瘦削，皮膚有些粗黑，在他的右臉頰上有一道如食指

般大小的傷疤，斜削過他半張臉，疤痕色澤明顯醒目，更顯得猙獰嚇人，可是……咳，她個人倒是覺得挺有男人氣概的。

總之，這張臉雖稱不上俊帥，但絕對稱得上性格，挺有她眼緣的，不錯。至於他身上其他的優缺點，還需要時間慢慢觀察。

現在讓她覺得詬病的是他的跛腳。

她知道這事不怪他，畢竟跛腳這事是他出娘胎就有的，算是天生的，可是她見了心塞啊，所以她得想個辦法治治他的長短腿才行。

不過她所謂的治不是治療，更不是根治，而是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利用外物，例如鞋子或鞋墊之類的東西幫他補齊長短腿的差距，讓他走起路來不再跛得那麼明顯。

這事可不只關乎她個人觀感上的問題，與他自身亦息息相關。他若一直跛著一條腿走路，那條健康的腿也會因為負擔太重而被拖垮，到時兩腿都傷到行動不便的話，他豈不是變成殘廢了？

更別提姿勢不良會造成脊椎側彎，到時引發一堆病痛，身為他的妻子，怎能容許這樣的事發生？

童歆巧越想越覺得這是件誓在必行之事，不過在此之前，她得先解決無恥的童家人才行。

「厚福哥。」她依照童二丫喚他的方式開口喚他。

「怎麼了，肚子還餓，沒吃飽嗎？沒關係，我再到廚房去煮兩顆蛋給妳吃。」石厚福迅速看了一眼空碗和空碟子對她說。

「不是啦。」童歆巧頓時滿臉黑線，「我是想問童家那件事現在是什麼情況？你給他們錢了嗎？」

一聽見童家兩個字，石厚福臉上的神色就不由自主的冷了下來。

「沒有。」他壓抑著怒氣，沉聲答道：「我並不是捨不得那五十兩，而是他們實在是太過分了，竟然為了銀子而想強行將妳和囡囡擄走，還害妳受了重傷，流了這麼多血，昏迷了這麼多天，我一想到這點就沒辦法原諒他們！」說著，他不自覺的握緊拳頭。

「很好，永遠別原諒他們。至於他們想要的聘金，你一兩……不，你一個銅子都不要給。」童歆巧說。

石厚福有些發懵，狐疑地問道：「媳婦，妳剛剛說什麼？」他是不是聽錯了？

「你沒聽錯。」童歆巧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「我說永遠別原諒他們。不管是一兩或是一個銅子都別給他們，因為有一次就會有第二次，童家人會食髓知味，以後咱們想甩都甩不開他們。」

「這樣好嗎？他們畢竟是妳的父母和家人。」

「我和他們早已經恩斷義絕，村裡有很多人可以做證。」

「即使如此，妳是他們的女兒這件事也改變不了，他們還是可以死咬住這一點來向咱們討要好處。」石厚福並不覺得這個說法能夠阻止童家人要聘金的念頭。

「所以身為夫婿的你一定要更強勢，態度更堅定才行。都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

的水，我雖是他們所生下的女兒，但更是石家媳婦、石家的人。

「況且我已經被他們賣過一次，就算是貨物，可有兩賣收兩份銀錢的？除此之外，大家都知道我嫁進石家門時，別說是嫁妝了，就連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破的，童家憑什麼敢獅子大開口，向石家討要聘金？」童歆巧冷笑道。

看著冷笑連連的媳婦，石厚福第一次明白媳婦說要與童家恩斷義絕並不是隨便說說的，而是打從心裡這麼想，所以才會這麼做。

不過這樣也好，反正他早就看不慣童家那些人了。

「媳婦，有件事我沒告訴妳。」他猶豫地開口說，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「那天知道是童家人害妳受傷之後，我一時忍不住，怒氣沖沖的跑到童家，把童家可以砸爛的東西都砸爛了。」

聞言，童歆巧張著嘴巴，呆呆的看著他，完全沒想到他會這麼做。記憶中，石厚福並不是一個衝動之人，不然也不會誰瞧著都是冷漠和嚴肅這兩種評價，然而他竟為了她而大發雷霆，做出這麼出格的事！

感覺……為什麼她感覺好開心啊？

「媳婦，妳生氣了？」見她半晌沒反應，石厚福小心翼翼的問。

「不，正好相反，我太開心了！」童歆巧咧嘴笑道，整個人顯得有些樂不可支。若不是現在已是晚上，加上隔牆有耳，她肯定會大笑出聲，因為砸爛童家真是太解氣了！

石厚福靜靜地看了她一會兒，突然開口道：「媳婦，妳好像有些不一樣。」

童歆巧微怔了一下，收起臉上的笑容，不動聲色的看著他，問道：「哪裡不一樣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，感覺就是有點不一樣。」石厚福看著她，表情有點迷惑也有點茫然。

「那你喜歡這個不一樣，還是不喜歡？」童歆巧目不轉睛的看著他，輕聲問道。然後就見他陷入一種不知所措的窘態之中，連和她對眼都不太敢。

「媳、媳婦，妳怎麼這樣問？」他語帶結巴，顯得尷尬又害羞。

童歆巧忍笑道：「這樣問怎麼了？」沒想到他會這麼老實，他和童二丫都已經做了一個多月的夫妻了不是嗎，怎麼她才問他一句喜不喜歡就讓他害羞成這樣，太可愛了！

「就是……唉，咱們都是夫妻了，說這個做什麼。」他嘀咕般的答道，末了又喃喃自語的低喃了一句，「不喜歡當初就不會娶了。」

童歆巧的笑容在她臉上泛開，她眼睛彎彎的看著他，說：「所以厚福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不管我以後變成什麼樣子，即使變得和你過去所認識的童二丫不同，你也會繼續喜歡我，不會厭棄我嗎？」

厭棄這兩個字讓石厚福不得不正視她，認真而嚴肅的看著她道：「我說過，我會一輩子對妳好，一輩子保護妳，不會再讓妳傷心難過，我石厚福說到一定會做到。」心動，如此簡單的兩個字卻是那麼的難以形容。

童歆巧怔怔地看著他，讓石厚福變得有些手足無措起來，一臉尷尬地轉移話題。

「那個……媳婦。」石厚福有些欲言又止的開口說：「因為我把童家的東西給砸

了，童家找上村長替他們作主，要我賠錢給他們。」

童歆巧眨了眨眼，回神問：「他們要咱們賠多少？」

「五十兩。」

「就是死要那筆聘金就是了。」

「不是，他們的意思是賠償要五十兩，聘金也要五十兩，總共要咱們付一百兩給他們。」

童歆巧倏然睜大雙眼，怒不可遏的脫口道：「他們怎麼不去搶！」

「村長沒同意。」石厚福趕緊說：「村長說，被我砸壞的那些東西統共不超過五兩銀子，再加上聘金的事，村長說他作主了，咱們只要給童家十兩銀子，以後童家不許再找咱們家任何麻煩。」

「所以你答應了？」童歆巧著急的出聲問道。

「我沒答應，但咱們爹答應了。」

「意思是，咱們已經給童家錢了？」

「還沒。」石厚福搖頭道：「雖然咱們家沒窮到拿不出這筆錢，但十兩銀子畢竟不是小數目，所以爹跟村長說需要三天的時間籌錢。」

「太好了，只要錢還沒付出去就好。」童歆巧鬆了一口氣。

「媳婦，妳還是不想給童家一毛錢嗎？但爹已經答應村長了，現在再反悔不太好。」石厚福猶豫的說，一臉擔心地看著她。

「既然爹都答應了，我自然不會再說什麼反對的話。」童歆巧搖頭安撫他，「我只是想你們在付錢給童家時，能夠請村長幫咱們寫張切結書嗎？」

「切結書？」石厚福一愣。

「對，請村長白紙黑字寫明事由，注明從此我與童家再無任何關係，生恩也罷，養恩也好，童家在收了石家的錢之後便不許再提。這切結書需要一式三份，村長家也必需留上一份，以後童家若想找咱們麻煩，村長才能明正言順的出手管『別人家的家事』。」

石厚福雙眼一亮，忍不住讚嘆道：「媳婦，妳真聰明。」

「不是我聰明，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。童家讓我經歷太多事，我不變聰明點不行，以前只有我自己就算了，現在有囡囡、你還有石家，我不能因為自己的逆來順受而拖累大家。」童歆巧一臉認真地道。

聽了這番話，石厚福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半晌後忽然伸手將她整個人擁進他懷中，嚇得她倏然渾身一僵。

「我會保護妳和囡囡。」他對她說。

童歆巧因這句話，慢慢地在他懷裡放鬆了下來，然後認真的感覺了一下，覺得自己對他這樣的擁抱沒什麼排斥感，相反的，她還覺得挺溫暖、挺寬厚、挺結實的。這個懷抱就是她以後要依靠一輩子的懷抱嗎？感覺還不賴。

第三章 指點憨直夫婿

「我知道你會保護我們。」童歆巧對石厚福說，語氣中帶著安心與依賴之感。

「切結書的事我會和爹說，另外有件事我想和妳商量一下。」石厚福鬆開她，換

上一本正經的神情，「那十兩銀子照爹的意思是要由公中出，但我想還是咱們二房自己出錢，等以後有錢了再還給爹娘，妳看可好？」

「厚福哥，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？是不是有人反對由公中出這筆錢？」童歆巧問他。

她雖然是剛穿過來，但夢中所看到的一切，讓她幾乎是跟著童二丫一起長大的，自然明白古代人家在兄弟未分家之前，家裡的銀錢都是婆婆掌控並集中共用，尤其是娶媳婦這種大事，開銷自然得由公中出錢，沒道理讓尚未娶親又未分家的兒子自己負擔聘金，因此她才會懷疑有人反對由公中出錢。

否則好端端的，石厚福幹麼要背負十兩的負債？畢竟在未分家之前，他們夫妻倆手中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錢財，不是嗎？

「沒有。」石厚福避開她探視的目光。

「厚福哥你別騙我，咱們手上根本就沒有錢，在分家之前，你所賺的錢都要上繳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誰會想要將這十兩攬在自己身上？你告訴我實話，我想知道除了咱們爹之外，家裡其他人對這事的反應。」童歆巧雖是輕聲細語，卻是一臉堅持的表情。

石厚福無奈，只好實話實說。

「大哥自始至終都沉著臉沒說話，大嫂雖沒明著表示反對，卻說我那天就不該跑去童家砸人家的東西，說我砸東西時難道就不會想想那些東西都是用錢買的，不叫我賠叫誰賠？認為我闖的禍就該由我自己負責賠償。」

「娘呢？娘是什麼想法？」掌握財政大權的人的反應才是重點。

石厚福略微沉默了一下才開口，「娘說聘金的部分理當由公中，但賠償那五兩若也由公中出，對大哥那一房有些不公平，畢竟禍是我闖的。」

聽起來的確是如此沒錯，但實際上呢？

「厚福哥，你知道當年大哥娶大嫂時，給了大嫂娘家多少聘金嗎？」

石厚福有些悶，好半晌沒有開口回答她的問題，但即便他不說，童歆巧也知道那個答案。

當年石家大哥娶妻時她還沒出嫁，這件事在當時也很是轟動，畢竟村裡娶個媳婦願意付出五十兩聘金的人家是少之又少，石家花五十兩聘金娶長媳的事可是讓人津津樂道了好久，更別提五十兩只是聘金，之後還有成親宴客的各種花費，那對望山村的村民來說可是好大一筆錢。

可是呢？一樣是石家的兒子，一樣是娶妻，石楊氏卻連十兩都不肯全額給付，還提什麼公平，真是太諷刺了。

童歆巧頓時有些心寒，真沒想到她的婆婆石楊氏是這種人，她到底是心疼銀子還是偏心大房？

答案恐怕是後者，畢竟大房娶妻時沒見她捨不得花錢，而今這做法著實太令人心寒。

夫妻倆皆沉默不語，屋裡一片寂靜。

靜默中，童歆巧突然出聲問道：「厚福哥，你有想過要分家嗎？」

石厚福被嚇了一跳，趕緊對她說：「這事不能提，爹娘都還在，怎麼能提分家呢？」

「可是不分家，咱們要怎麼還欠娘的十兩銀子？」童歆巧嘆了一口氣，低聲問他。

「忙完田裡的事，有空閒的時間我會上山打野味，去溪裡捉魚，把那些獵物賣了就會有錢了。」

「以前你不也是這麼做？那些賣獵物得來的錢不都要交給娘嗎？以前都交出去，以後卻不交，家裡的人不會說話嗎？」她說。

「以前我沒娶妻，吃住都在家裡，賺了錢自然要交給娘。」石厚福理所當然的說。

「所以你娶了我，吃住就不在家裡了？」童歆巧問他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現在有了媳婦，賺了錢自然要交給媳婦。」石厚福對她道：「而且咱們雖然吃住都在家裡，但該我做的事我一樣也沒少，田裡產出的糧食自然有咱們家一份，夠咱們吃了。」

「厚福哥，你沒聽懂我的意思。」童歆巧搖頭嘆息道。

見狀，石厚福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。

「厚福哥，我分析給你聽，若聽到不贊同的話，你別急著開口反駁我，先想一想我說的話有沒有道理，等我說完之後，你再告訴我你的想法，好嗎？」她柔聲道。石厚福一聽，順從地點了點頭。

童歆巧一看，理了一下思路，開始分析給他聽，「厚福哥，在你成親之前，吃住都在家裡，該做的事你沒少做，空閒時還會上山打獵、下溪捕魚，賺錢交給娘，你認為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不該這麼計較，娘和大夥也都這麼覺得，並且習慣你這種做法了。」

「然而你卻在成親之後決定以後賺的錢不再交給娘，你覺得娘心裡會有什麼感受？是不是兒子娶了媳婦就不要娘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先聽我把話說完。」她打斷他的開口，繼續說：「成親之前，二房只有你一個人要吃飯，做一樣的事，偶爾上繳打獵賺來的錢。但成親後，二房變成三個人要吃飯，你還是做一樣的事，卻不再交錢給娘，你覺得家裡有多少人會覺得理應如此？能體諒你已成親，有自己的妻女要養嗎？」

「不說別的，就拿這次要給童家的十兩銀子。過去你打獵賺來的錢，難道連十兩銀子都沒有？就算沒有，你闖的禍就該由你負責，這麼斤斤計較，真的算是一家人嗎？」

連續幾個問題問得石厚福抿緊了嘴巴，說不出任何一句反駁的話。

「我這麼說並沒有責怪誰的意思，只是想告訴你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不是每個人都和你一樣，會有相同想法。所以剛剛你說有了媳婦就要把賺的錢交給媳婦，這是你自認為的想法，別人肯定不這麼想。」

「至少在娘的心裡一定會覺得不舒服，大哥那一房也不會站出來支持你的決定，畢竟這麼一來，以後公中的進項就變少了，公中的錢是大家共有的，誰不希望它能越來越多？以後分到自己手上的錢也能多一些。」說到這，童歆巧輕輕嘆了一口氣，搖頭道：「沒有人會嫌分到的錢太多，只會嫌分到的太少。」

「你想將打獵獲得的錢留在二房我覺得不可能，除非用偷存的方式，留一些交一些。」童歆巧看著他說，見他聞言後露出恍然大悟又有些心喜的神情，令她忍不住立刻潑了他一桶冷水。

童歆巧又道：「咱們留錢下來是為了還那十兩銀子的債，一旦咱們真存到那筆錢、還給娘，你要怎麼對娘解釋那筆錢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石厚福一聽，神情忽地一愣，果然被她這一桶冷水給直接潑蔫了。

看他這樣，童歆巧決定再下點猛藥。

她繼續接著說：「其實那十兩銀子跟娘借，娘也知道咱們二房的情況，應該不會日日催逼著咱們，跟咱們討要，甚至可能就這麼算了，畢竟你也是娘懷胎十月生下的兒子。」

石厚福不由自主的點頭，臉上又浮現一抹希冀。

「可是娘能算了，大哥大嫂他們能算了嗎？」她露出愁苦擔心的表情，「咱們欠的是公中的錢，而不是娘的私房錢。不說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還是一家人時，就說等爹娘百年後，你們兄弟倆要分家，大房若拿這來說事，咱們是要還是不還？」

「若要還，該拿什麼還？拿爹娘留下來、原本要分給二房的田地和這間房子嗎？如果拿這些還，咱們二房難道要淨身出戶？」

「大哥不會這樣。」石厚福終於忍不住開口反駁。

「大哥不會，但大嫂會。」童歆巧直接說：「大嫂的態度，從這回要你負責賠償那五兩就說明了一切，你不覺得嗎？況且你說大哥不會，可他雖然不會，卻不會阻止大嫂這麼做，這次的事，難道還沒讓你看清一切？」

一聽見這話，石厚福頓時沉默了下來。他知道大哥不說話便是認同大嫂所說的話，所以他才會如此意氣用事，決定自己來付那十兩銀子，不佔公中任何一點便宜。

可是經媳婦這麼一連串的分析，他這才知道自己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。

娘偏心大哥，他一直都知道的，但娘對他也很好，從未讓他餓過、冷著，對他的要求也多是有求必應，所以儘管知道這項事實，他也不在乎娘更疼大哥一些，畢竟大哥是石家的長子，以後要負責支撐門庭，多受點爹娘的關注和關愛是很正常的事，但這回十兩銀的事真的讓他有些難受。

不過難受歸難受，他始終沒有多想，沒意識到它將會為自己與妻女的生活帶來什麼麻煩與影響。

他對她說過會保護她，不再讓她受委屈、讓她傷心難過，然而如果家人將對他的不滿發洩在她身上的話，他該怎麼辦？如果娘一直偏心大哥大嫂他們，她覺得不公平、心生委屈，他又該怎麼辦？

分家兩個字驀然出現在他腦海中，他這才明白媳婦剛才為何會問他這個問題——厚福哥，你有想過要分家嗎？

沒有。他說真的，在此之前他想都沒想過這件事，可是現在呢？

這一夜，石厚福失眠了。

這一夜，童歆巧以為要和一個男人同床共枕，自己會因為不習慣或緊張而失眠，

結果卻一覺到天亮。

對童歆巧來說這是她與石厚福這個人第一次接觸，接觸結果她給了他八十分的高分，覺得很滿意，這才能一覺到天亮的睡了個好覺。

與他的未來，她不禁開始有了期待。

童歆巧這回的傷挺嚴重的，血流得特別多，不然原主童二丫也不會一命嗚呼，所以即便人清醒過來了，她也需要好好躺在床上靜養幾天才行，否則光貧血這個問題就夠她再跌一跤，再昏倒一次了。

不過這也是因為她身處在待人寬厚出名的石家，要是身在童家或是童二丫的前夫李家，她可能早被草蓆裹屍，葬在哪個不知名的洞穴裡了。

為此，即使十兩銀之事讓她對石楊氏這個婆婆有些隔應，但她還是很感謝石楊氏的寬宏大量，感謝她不是一個會虐待媳婦的惡婆婆。

「娘，這幾天謝謝妳的照顧，還有謝妳替我照顧囡囡，辛苦妳了。」她對婆婆說。

「不辛苦，囡囡乖得很，我就沒見過這麼乖、這麼懂事的孩子，簡直跟妳小時候一個樣。」石楊氏摸了摸囡囡的頭，一臉慈愛。

「我看大樹和小柱也很乖，小桃花五官長得極好，以後長大肯定是村裡數一數二的漂亮姑娘。」童歆巧投桃報李的讚美大房那三個孩子。那三個孩子可是婆婆的眼珠子，若不是大嫂強勢，堅持要自己帶孩子，哪輪得到她女兒有機會跟婆婆睡啊。

「大樹和小柱那兩個就是皮猴，哪裡乖了？」石楊氏口不對心的嗤了一聲，殊不知自己的一張臉早已樂開花，「桃花那小丫頭長得是不錯，但哪有咱們囡囡長得漂亮。囡囡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桃花妹妹又軟又白又香，比囡囡漂亮。」囡囡的童言童語瞬間逗得石楊氏哈哈笑了起來。

「那囡囡想不想也有一個又軟又白又香的弟弟或妹妹啊？」石楊氏摸著囡囡的頭問。

「想。」囡囡立刻用力的點頭。

石楊氏立刻順水推舟的轉頭對童歆巧說：「聽見了嗎？囡囡說她想要一個弟弟或妹妹，妳可得加緊努力，別讓孩子等太久。」

童歆巧一聽，只得露出差赧的表情，不依的低喚了一聲，「娘……」又逗得石楊氏再度大笑出聲。

「呦，這是發生了什麼好事，讓娘笑得這麼開心？」大嫂王氏略帶尖銳的嗓聲驀然從門外響起，接著便見到她肥胖的身影推門而入。

王氏長得其實不錯，眼睛大大的，五官鮮明，皮膚也較一般的農婦要白上許多，只可惜太好命讓她胖得跟豬一樣，令童歆巧覺得目不能睹。當然，在這古代農村社會裡，大多人會覺得這是福相，老人們尤其喜歡。

「妳怎麼來了？小桃花呢？」石楊氏問老大媳婦。

「在睡呢。」王氏答道。

「這麼小的一個丫頭片子，妳就不擔心沒人在旁邊看顧著，一會兒醒來後摔下床嗎？」說著，石楊氏不由得皺起了眉頭。

「才剛入睡，哪有那麼快就醒。」王氏倒是一點也不在意，只顧著問：「娘剛才在笑什麼？聲音大到我那東廂房都聽見了。」

「沒什麼，不過是笑囡囡的童言童語。」石楊氏隨口答道。

石楊氏雖然偏心大房，但完全是疼兒子和孫子、孫女，和王氏這個媳婦沒半點關係。相反的，她還有點不待見這個太有主見、太會慫恿攬掇他兒子的媳婦，每每在她們婆媳倆意見不合時，總會讓大兒子選擇背棄她這個娘，站在媳婦那一方。一想到這，石楊氏的臉色就好不起來。

「什麼童言童語？也說來讓我這個做伯母的笑一笑。」

石楊氏不想理她，便轉頭對童歆巧說：「老二媳婦，妳已經坐起來很久了，該躺下來休息了。」意思就是在告訴王氏，老二媳婦要休息了，妳可以走了，別耽誤老二媳婦的休息。

可惜王氏哪是她可以左右的，立刻面不改色地跟著開口道：「弟妹，妳快躺下來休息，要聊天，躺著也可以說，不用一直坐著，反正都是自家人，不用覺得不好意思。」

一聽見這話，石楊氏的臉都黑了。

「大嫂難得過來我這串門子，我卻躺在床上，實在很不好意思。」童歆巧搖頭說，並沒有依她的話躺下來。意思就是大嫂在我不好意思躺，只有大嫂離開我才好意思躺下來，所以妳要讓我休息嗎？

聞言，石楊氏的臉色微沉，立即抓住這個藉口趕人，道：「聽見沒有，妳在這裡，老二媳婦不好意思躺下來休息，妳還是走吧，讓老二媳婦好好的休息。」

話都說得這麼明了，王氏能不走嗎？她冷哼一聲，轉身，發出砰砰砰的腳步聲，氣呼呼的走了。

「我看以後得讓她吃少一點才行，再胖下去，恐怕以後連門都出不了，萬一卡在門框中可怎麼辦？」石楊氏看著王氏離去的方向，忽然有些憂愁的開口。

童歆巧差點沒噴笑出來。卡在門框中的說法太好笑了。

「娘不覺得大嫂這樣子是福相嗎？」她說。

「她那是胖！」石楊氏沒好氣地說道。

童歆巧這回真的控制不住，讓笑意在她臉上泛開。她說：「我以為長輩們都喜歡像大嫂這種福態的媳婦。」

「她再瘦個三十斤才叫福態，現在是胖！」石楊氏又再次說了胖，顯然對王氏很不滿。

胖的人通常都是吃得多又懶得動，王氏也不例外，所以石楊氏才會對老大媳婦越來越看不上眼，越來越不滿意。

可是她 dissatisfaction 有什麼用？兒子滿意啊，還是特滿意、特喜歡的那種，讓她每每想

起都覺得心疼、頭疼、肚子疼，全身上下都疼。

「大哥和大嫂成親時我還住在村裡，記得第一次看見大嫂，感覺像見到仙女，覺得大嫂好美好漂亮。我記得大嫂那時候一點也不胖，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？」童歆巧裝做不解地問道，不著痕跡的煽風點火，誰讓王氏先前要找他們二房麻煩。

「還不是懶又貪吃造成的！」石楊氏不滿地道：「原本看她還算勤奮，沒想到生了孩子之後，除了照顧孩子之外，什麼事也不做。不做事就算了，又吃得比別人多，幾年下來能不胖嗎？」

「大哥對這事都沒說什麼嗎？」

「說什麼？老大那傢伙沒用，什麼都聽他媳婦的，氣得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我見大哥都聽娘的話啊，對爹娘又孝順，也疼孩子，是個難得一見的好兒子。」

聽見偏愛的兒子被稱讚，石楊氏自然鳳心大悅，對童歆巧這個二媳婦也更加推心置腹了起來。

石楊氏先是稱讚了一下自己的兒子，點頭說：「老大的確是個孝順的好兒子，大家都這麼說。」接著話鋒一轉，開始批評起王氏的所做所為，一一清點王氏這些年來身為石家媳婦的不是，滔滔不絕的說了一整個下午。

期間童歆巧一直任由她傾訴，再看情況，偶爾附和她幾句，因而得到更多她意想不到的訊息，甚至還有些求之不得的小祕辛，真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反正有那王氏在，他們和大房遲早會有一鬥，她這是有備無患。

這一日是約定要付給童家十兩銀子的日子。

上午石家的男人們一如往常的在早飯後出門到田裡忙農務事，中午回家吃午飯，直到約定的未時正快到了，石家三個男人這才沉著臉，嚴肅的一起走出家門，朝村長的家走去。

男人們前腳才剛走，王氏後腳就迫不及待地在這邊嘀嘀咕咕了起來——

「唉，也不知道這錢花出去了是不是真的能消災？如果不行，可真是白白浪費十兩銀子了。」

童歆巧充耳不聞，安安靜靜的陪著石楊氏坐在一旁剝花生米。

「童家人是什麼性子，咱們這望山村誰人不知誰人不曉？他們根本就是無賴、是瘋狗，誰招惹誰倒楣。俗話說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，我看咱們這十兩銀子砸出去八成也是白砸，說不定還會惹得那群瘋狗記住咱們，有事沒事就朝咱們家咆哮叫囂，肚子餓了想吃肉，就咬咱們一口，咱們不給肉他們就死咬著不放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咱們家哪來這麼多肉給瘋狗吃啊，我光想到就……」

石楊氏被她一連串不中聽的話搞到一肚子火，忍不住從地上抓起一把花生殼朝她砸了過去。

「吃妳的瓜子！連吃都堵不住妳的烏鴉嘴嗎？」她罵道。

「娘，我這說的可都是大實話，是在替咱們家擔心，哪是什麼烏鴉嘴啊。」莫名其妙被婆婆砸了一頭一臉花生殼的王氏有些不服氣，又見老二媳婦那個罪魁禍首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，端坐在那裡，一點聲音都不吭，氣得她想也不想，立刻將火往她身上引去。

「弟妹，妳來說，妳可是在童家長大的，對妳爹、妳娘還有那些哥哥嫂嫂們最是瞭解，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，是不是我說的無賴和瘋狗，妳自己說！」說罷，她仍不解氣，又道：「說穿了，這整件事不就是妳引起的嗎？如果不是妳，童家那些人會找上門，向咱們家討銀子嗎？」

「我叫妳閉上烏鴉嘴！」石楊氏怒不可遏，又抓了一大把花生殼砸了王氏一臉。

「娘，妳怎麼這麼偏心，這事明明就是弟妹引來的，妳衝著我發脾氣做什麼？」王氏跳了起來，一邊拍去頭上身上的花生殼，一邊不滿又委屈的抱怨著。

「讓妳閉嘴沒聽見嗎，妳眼裡到底還有沒有我這個婆婆？」

只見石楊氏怒氣沖沖的把整籃剝好的花生米拿起來，用力的往地上砸。

她真是受夠這個沒腦子又愛找事的大媳婦了，難道老大媳婦到現在還不明白，全家最不該為童家這事多嘴的人就是她嗎？

一樣是石家的媳婦，當初娶老大媳婦時她花了多少錢，娶老二媳婦又花多少？兩者之間根本不能比較。如今石家才為老二媳婦花出去十兩銀子，且這十兩還是老二自行掏腰包付出去的，不過是老二暫時沒錢，向她借了錢，又寫了借據給她，光是這一點，別說是老大媳婦不能找老二媳婦的碴，就連她這個做娘、做婆婆的，也沒那個臉多說一句話。

王氏終於被婆婆這一摔給嚇得噤聲，婆婆從來不曾因為生氣而亂摔東西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她怎能不被嚇住？

「老二媳婦，妳身子還沒好，不要太操勞，回房間去休息。」石楊氏瞪著王氏對童歆巧說。

「是，娘。」童歆巧順從的應道，從善如流的起身回房。

對於大嫂王氏，童歆巧現階段還懶得理她，一方面是王氏還沒真正做出什麼牽扯危害到二房的事，另一方面，有婆婆頂在前頭針對著王氏，暫且還輪不到她出手，現在她最關心的，是石家三父子此去不知是否能順利成事？

第四章 自私自利的家人

切結書的事，在她和石厚福討論過後，決定告訴公公，由公公來開這個口對他們這方比較有利。畢竟公公是石家的一家之主，而石厚福不僅是個晚輩，說起來還是童家的女婿，要白紙黑字的與童家斷絕關係，這種事絕不適合由他來起頭。然而公公是個厚道剛正之人，剛聽聞此事直接就把石厚福給罵了一頓，不肯答應幫忙這事。

直到他們將其中的利弊仔細分析給他聽，並保證，倘若哪天童家二老生活陷入困境，他們絕不會袖手旁觀，該盡的晚輩責任與孝心他們依然會盡，這才讓公公應了這件事。

當然，公公這次會這麼容易被他們所說服，和十兩銀子的借據有極大的關係。按照公公的意思，給童家的十兩銀子就該由公中出，沒想到婆婆和長子夫妻倆都反對，斤斤計較的只願出一半的錢，甚至在小兒子開口要獨自承擔這筆錢時也欣然同意，雙方還認真的立了字據、寫了借條。

為此，公公對他們感到有所歉疚，才應了他們夫妻倆的請求。

而關於十兩銀子立借條的事是她慫恿的，她告訴石厚福沒憑沒據的不好，他們是沒什麼差別，就怕大哥大嫂那一房會有什麼想法，設想著他們會賴帳什麼的，所以還是白紙黑字寫下來，省得落人話柄，徒增不必要的爭議。

「這樣做會不會不太好？爹娘和大哥會不會覺得咱們太見外了，畢竟是一家人。」她的傻夫婿一開始還不同意。

「厚福哥，我說實話，你聽了別生氣。」她對他說：「你認為的見外和一家人，都是你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，大哥和大嫂甚至是娘，對於咱們要寫借條的事絕對不會有意見，不信你試試便知。」

於是童歆巧太過剛正耿直的傻夫婿就被她忽悠去試試了。

結果也如她所料，他一試成真，不僅當場便立了字據、寫了借條，還眼睜睜的看著他的親娘慎而重之的將那張借條貼身藏好，末了他娘還滿意的朝他微笑點頭，予以肯定，讓他接下來一整天都心情抑鬱。

事後，童歆巧自然不會對他落井下石，再多說什麼惹他更難受，但她也沒有安慰他，他必需得自己看清楚、想明白，所謂的人性和血緣根本無關。

借條的事似乎讓公公和婆婆吵架了，兩個人現在都不和對方說話，連對看一眼都顯得不樂意。

石厚福為此既自責又擔憂，讓她在暗地裡不知道翻了多少白眼，於是她又問他，「那你覺得應該是爹向娘認錯道歉，還是娘向爹認錯道歉？」

他聽見後，頓時呆住並無言以對，只因子不嫌母醜，子更不言父過。換句話說，父母吵架的事他根本就管不著，擔憂也沒用。

正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連清官都斷不了的事，他這個做兒子的又如何能斷的了？

總而言之，經過這一連串的事情後，童歆巧終於確認石家這兩兄弟的性子，一個尚母，偏心自私，心裡總打著小九九；另一個則尚父，性情剛正柔情，坦蕩無私又傻得可以。這也難怪前者永遠在佔便宜，後者永遠在吃虧了。

有句俗語是這麼說的，吃虧就是佔便宜。基本上她覺得這話根本就是狗屁不通！吃虧就是吃虧，哪裡還有便宜可佔？她覺得會說出這句話的人腦袋肯定有問題，相信這句話的人也病得不輕。

她沒病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有她在的二房將不會再把吃虧和吃苦當成吃補，再自我欺騙這是在佔便宜！

不過這事得慢慢來，急不得，至少在改變她憨直夫婿根深柢固的想法上，必需用潛移默化的方式才行，太過直接她怕會有反彈。

比起這事，童歆巧現在比較煩惱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一件讓她有些欲哭無淚的事。

今日是她穿越過來，第一次在全家人面前亮相，照她的計劃，她本想延續童二丫好媳婦的形象，帶傷好好表現她的賢慧，以突顯老大媳婦的懶惰，但進了廚房才發現自己沒半點廚藝細胞這事，即便是換了個身體也沒有改變，整個手殘到不行，差點沒把她給嚇暈。

她當時真的被嚇壞了，大概臉色也白得不行，石楊氏見狀，要她趕緊坐下來休息，之後也不許她起身幫忙煮飯，這才讓她暫時逃過一劫，可是這事瞞得了一時，瞞得了一世嗎？

童二丫是出了名的巧手，是家事、廚藝都一把罩，除了讀書寫字外，沒有任何事能難得倒她，如今卻成了一個廚藝白癡，這事該怎麼解釋？

說因為腦袋受傷，摔壞了，所以才忘了要怎麼燒火煮飯嗎？

這麼離譜的答案誰會相信？可是除了這個藉口，她真的找不到其他理由可以解釋自己突然對料理一竅不通了。

所以她接下來要做的便是讓大家相信她，相信這麼一件離譜的事是事實，她並沒有在撒謊或是演戲。

唉，一想到這個，她就覺得一個頭兩個大，她該怎麼做呢？

「娘。」

女兒的聲音令她倏然回過神來，臉上原本嚴肅的神情也如冬雪消融般，取而代之的是如沐春風般的微笑與溫柔。

「囡囡醒啦？小臉睡到紅彤彤的，好可愛，讓娘親一個。」她微笑說完，立刻低下頭在女兒可愛的小臉上大聲的啵了一記，逗得囡囡笑了起來，伸手摟著她半天不撒手。

母女倆在床上膩歪了一會兒，童歆巧問女兒，「囡囡午覺睡起來後要做什麼？要不要去找大樹哥哥或是小柱哥哥一起玩？」

囡囡搖頭，原本開心的小臉頓時暗了下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童歆巧不解的柔聲問道。

「大樹哥哥和小柱哥哥都不喜歡囡囡。」囡囡低聲道。

童歆巧輕愣了一下，不由自主的皺起眉頭，問女兒，「囡囡怎麼這麼說呢？哥哥們不是都會帶妳出去嗎？」

「大樹哥哥說我是拖油瓶，小柱哥哥說我是賠錢貨。」

囡囡年紀雖小，卻經歷過在李家苟延殘喘的生活，自然較一般小孩懂事又會看人臉色。更別提在李家時賠錢貨這三個字幾乎是她的代名詞，奶奶都是這麼叫她且罵她的，她又怎會不知道這三個字不是什麼好字眼呢？

聞言，童歆巧一陣錯愕，臉色頓時冷了下來，但開口跟女兒說話的聲音還是盡量保持溫柔。

「他們這麼說囡囡嗎？」她問女兒。

「嗯。」囡囡悶悶的點頭。

「那妳之前怎麼都沒跟娘說？」一頓，她又問道：「囡囡有跟婆婆說嗎？」

囡囡搖了搖頭，「沒有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囡囡猶豫了一下，低頭道：「婆婆很喜歡大樹哥哥和小柱哥哥，比起囡囡，婆婆更喜歡哥哥們。」

童歆巧一聽，頓時抿緊了嘴巴，只覺得一陣心疼與心酸。

這孩子太聰明也太敏感，還這麼小就懂得看人臉色來趨吉避凶，這是要吃過多少苦頭與教訓才學會的本事？光想到這一點她就心疼到不行。

「囡囡，娘最喜歡妳了，比任何人都更喜歡妳。」童歆巧忽地把女兒抱進懷裡，親吻她的臉說：「喜歡這裡。」又親吻她的眼說：「喜歡這裡。」再親吻她的鼻子說：「喜歡這裡，還有這裡、這裡、這裡。」

從親吻囡囡的小嘴、下巴、脖子，最後是到處亂親一通，終於逗得囡囡忍不住在她懷裡閃躲起來，一邊撲騰一邊不斷地格格笑出聲音，再展天真笑顏。

「囡囡也最喜歡娘了。」囡囡緊緊地摟著她的脖子，靠在她肩窩間，輕輕地對她說道，聽得童歆巧心都要融化了。

這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刻的感覺到母子連心，這是她的孩子，是她想捧在手心裡小心呵護長大，並給她全世界的愛與幸福的孩子。這是她的女兒，她可愛、聰明又敏感的女兒。

「囡囡，娘的囡囡。」她抱緊女兒，喃喃自語般地對著囡囡低聲發誓，「娘跟妳保證，娘一定會給妳一個快樂的生活，快樂到忘記過去所有的不愉快，只記得美好與幸福的歡樂記憶。」

「娘，妳說什麼？」囡囡沒聽清楚娘說了什麼。

「沒什麼。」童歆巧低下頭吻了吻女兒，然後柔聲教導她，「囡囡以後不想和哥哥們一起玩，就離他們遠遠的，若是他們再說妳是拖油瓶、賠錢貨，妳就別理他們，也別再和他們說話知道嗎？」

「這樣婆婆會不會生氣，說囡囡不是個乖孩子，不再喜歡囡囡？」囡囡擔心的問她。

「不會。」童歆巧親親她嚴肅的小臉，「因為婆婆知道囡囡是個又乖又懂事的孩子，突然不和哥哥們玩，也不和哥哥們說話一定有原因。婆婆會問妳為什麼不和哥哥們玩，到時候妳只要跟婆婆說實話就好。」

「說因為大樹哥哥說囡囡是拖油瓶，小柱哥哥說囡囡是賠錢貨，所以囡囡才不跟哥哥們玩嗎？」

「對。就這麼說。」

「這樣說婆婆不會生氣嗎？」囡囡還是滿臉的擔心。

「囡囡沒做錯事啊，婆婆為什麼會生氣？」童歆巧摸摸她的頭，有些不解她的擔心。

「囡囡把哥哥說了不該說的話告訴了婆婆。」囡囡解釋道：「囡囡知道小孩子不能說那種話，那是壞話，二狗子說了，就被張爺爺打了。」

張家祖孫是童二丫前夫家李家的隔壁鄰居，很同情童二丫母女倆在李家的處境，所以對囡囡格外照顧，常會接濟些吃的給她們，囡囡沒被餓死，可以說是託他們

的福。

「囡囡是擔心，妳說了之後哥哥們會被婆婆打嗎？」童歆巧終於恍然大悟，怎知囡囡聞言後卻是先點了點頭，隨後又搖了搖頭。

囡囡說：「哥哥會被打。婆婆會生囡囡的氣，氣囡囡告狀，所以害哥哥被婆婆打。」聽見這話，童歆巧不由得張大了嘴巴，被女兒驚人的推理能力給嚇呆了，這是四歲小孩會有的邏輯嗎？太驚人了，她的囡囡該不會是個天才吧？

「娘，囡囡說錯了嗎？」囡囡眨了眨眼，一臉純真的問她。

童歆巧趕緊回神，搖了搖頭，開口道：「沒有，囡囡說的都對，只錯了一個地方。」說完，自己愣了一愣，反而被自己的邏輯給嚇到了。

明明說都對了，怎麼還會錯一個地方呢？她這是什麼見鬼的邏輯啊，簡直比四歲小孩還不如，太好笑了。

「娘？」

女兒的叫喚令她立即回神，甩開自己令人可笑的邏輯，繼續對女兒說：「囡囡沒有告狀，囡囡只是誠實的回答婆婆的問題而已。婆婆問了囡囡為什麼不和哥哥玩，囡囡是乖小孩，不能說謊，就誠實回答了婆婆的問題，所以婆婆不會生囡囡的氣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聽見婆婆不會生氣，囡囡整張臉都亮了起來，因為她很喜歡婆婆，不想看見婆婆生氣，不想婆婆不喜歡她。

童歆巧點頭，認真的對女兒叮嚀，「不過囡囡要記住，只有家裡大人問妳怎麼不和哥哥他們玩和說話時，囡囡才能夠把哥哥說的壞話說出來，沒人問囡囡的話，囡囡絕對不能隨便告訴別人，知道嗎？」

囡囡乖巧的點點頭，隨即又猶豫地問：「也不能對爹說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童歆巧搖頭道：「囡囡若告訴爹，爹會跑去告訴婆婆，那就變成告狀了，所以不行。」

「喔。」不能跟爹說讓囡囡的心情頓時有些小低落。

童歆巧見狀，問她，「囡囡是不是很喜欢爹？」

「很喜欢、很喜欢。」囡囡立刻用力的點頭道，還連說了兩次。

「為什麼喜歡？」

「因為爹會抱囡囡，會對囡囡笑，會給囡囡好吃的東西，還會聽囡囡說好多話，不會對囡囡生氣，嫌囡囡吵，叫囡囡滾出去。」囡囡嗓音輕快而歡喜的說道，殊不知答案讓人聽了有多心疼與難受。

「唉，爹這麼疼囡囡，又對囡囡這麼好，那囡囡以後最喜歡的人會不會就變成爹，而不再是娘了？」她故意哀聲嘆氣的說，還做出傷心擔憂的模樣。

就見她貼心的小棉襖立刻撲進她懷中，伸手摟住她的脖子，並用甜甜的嗓音對她說：「囡囡最喜歡娘了。」

童歆巧瞬間覺得通體舒暢，好像忽然被人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。

原來為母則強就是這麼一回事嗎？因為被孩子打通了任督二脈，所以原本的弱女子才能變身無敵女超人。

她突然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，又堅定的微微一笑，她決定了，為了孩子，她一定要擁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家，一個幸福美滿又富足的家！

與此同時，望山村的村長家中，石家人和童家人正分坐在堂廳兩側，彼此對峙著。童家人聽見石家竟要他們立下什麼切結書時，臉色就變了，再聽見切結書的內容後，臉色更是難看到不行。

「我就沒聽過哪家人嫁女兒、收聘金要簽什麼書的，你們是欺負我們童家沒有讀書人、不識字，在糊弄我們是不是？」童老大橫著臉，大聲說道。

「村長和你爹、我爹都在，輪得到你在這邊大小聲嗎？」石老大出聲道：「況且你們童家人不識字，村長難道也不識字，誰欺負你們，誰又糊弄你們了？」

「就是你們石家欺負我們童家，拐走了我妹妹卻連聲招呼都不打，連聘金都不想付！」

「討要聘金的時候就是妹妹了？」石老大嗤笑一聲，「也不知道當初是誰當著村裡人的面，拿掃帚硬把人趕走的，不認女兒、不認妹妹，還放話說，從此童二丫與童家人沒有任何關係，是死是活都與童家無關。這事全村人都知道，任何人都可以做證。」

「那是我娘說的胡話，當不了真。你也知道，人老了有時候會胡說八道，連自己說了什麼話都不知道。」童老二面不改色的開口，說出口的話當真是無恥至極。

「你們當真是無賴。」石老大氣得不行，怒不可遏地說。

聽見這話，童家兄弟仍是坐沒坐樣，一邊抖著腳，臉上全是不在乎的表情。反正他們被罵無賴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早習慣了，況且他們的本事就是要無賴，怎樣？不服來咬啊？

「夠了，別吵了。」村長終於忍不住出聲了。

他轉頭看向童家大家長，語氣嚴厲地開口道：「童旺福，你們童家當初是怎麼對待二丫那可憐孩子的，咱們望山村的人各個都看在眼裡。當初我就跟你說過了，若不是二跛子把二丫那丫頭從河裡撈起來，那丫頭早就死了，哪還輪得到你們來開口跟人索要聘金？」

「石家願意付這十兩銀子給你們童家，那是看在我這個村長的面子上，不是真怕了你們。現在石家也不是不付錢，只是要你們蓋個手印，確定銀貨兩訖，你們為什麼不敢蓋？」

童旺福眼觀鼻，鼻觀心的不發一語，一旁的童老大卻抖著腳開口了。

「村長大叔，你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？」童老大說：「那張紙上寫的哪是銀貨兩訖，根本是逼我爹賤賣女兒，逼我們兄弟賤賣姊妹。賤賣兩個字是什麼意思，你們讀過書的人一定都知道，不用我這個沒讀過書的跟你們解釋吧？」

「說明白點，你們就是嫌錢少！」石老大忍不住脫口道。

「還挺聰明的嘛，一說就懂。」童老二挑眉說，臉上沒半點不好意思的神情，只

有得意。

石老大咬牙切齒地道：「你們當真是無賴！」

「這話你剛才說過了，要不要換點新鮮的？」童老二伸手掏了掏耳朵，擺出一臉無賴的模樣。

童家兄弟的無賴樣讓村長忍無可忍，拿起手上的菸桿子就往桌面敲去。

「我叫你們別吵了，沒聽到嗎？」他生氣的叫道，隨即直接轉頭對上梁不正造成下梁歪的童旺福發難，「童旺福，你別悶不吭聲的，趕緊說話。到底要不要那十兩銀子？要就快點蓋手印，拿錢走人。不要就散了吧，以後你家再發生什麼事，也不必再來找我這個村長替你們作主，我沒那個能耐管你們童家人的事。」

「我兒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十兩就要我賣女兒，不可能。要我蓋手印賣女兒那就加錢，其餘免談。」童旺福終於開了口，只是說出來的話比他兒子更讓人吐血也更無恥。

「你這老無賴還要不要臉了？」石家老爹石寬都被氣到開口罵人了。

「你們石家想用十兩銀子就買走我童家辛辛苦苦養大的閨女，那才叫做不要臉。」童旺福寡廉鮮恥得很，說起辛苦養閨女這話，完全臉不紅氣不喘。

「童旺福，十兩銀子是當初說好的，也是你自己親口答應的。」村長忍不住皺眉道。

童旺福道：「當初可沒說要蓋手印畫押。」童家父子幾人耍起無賴時，嘴臉完全是一個模樣。

「童旺福，你不要再胡鬧了。」村長氣沖沖地道：「這切結書裡的内容和咱們當初說好的一樣，石家給錢後，你們就不許再上石家找二丫麻煩，二丫從此便是石家人，和你們童家沒半點關係。這不是早就說好的事嗎？現在只是把這些說好的事寫在紙上，讓你蓋個手印證明有過這一回事而已，你要加什麼錢？」

「當初我可沒答應要和那丫頭斷絕關係，即使她變成石家媳婦，成為石家人，也永遠是我童旺福的女兒。」

「太無恥了。」石老大忍不住低聲罵道。老無賴這麼說，擺明了就是想將弟妹當成童家的搖錢樹，削他們石家的錢削上一輩子。

石寬突然開口道：「二媳婦說得沒錯，我們根本就不該答應給你們錢，因為你們絕對不會遵守承諾，只會食髓知味，有一就有二，麻煩從此源源不絕。幸好十兩銀子還在我手上，看來現在也不用給了。」

說完，他轉頭對村長說：「今天打擾了，村長，改天請你喝酒。」接著站起身來，招呼兩個兒子道：「咱們走。」

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童家父子幾人全都傻了眼，方才一直沒開口的童老三第一個回過神來，連忙跳起來，擋住石家父子三人的去路。

「等一下，你們不能走！」童老三雙手大張，攔著路不讓石家人走，如果讓石家人走了，那他的賭債要怎麼還？

「讓開。」石老大冷聲道。

「爹，不能讓他們走！」童老三一臉著急地朝童旺福叫道。

「腳長在我們身上，我們要走誰也攔不住。讓開！」石老大伸手將攔路的童老三推開，怎知才一眨眼被他推開的傢伙就又纏了上來。

童老三一邊阻攔著石家人不讓他們走，一邊朝童旺福大喊叫著，「爹，你說話啊，說他們不能走，說你願意蓋手印啊，爹！」

「老三，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，一會兒……」童老大開口對自家三弟說，只是話沒說完就被怒氣沖沖的童老三打斷了。

「你閉嘴！」童老三朝他吼道：「這次拿不出錢來，要被抓去砍手的人是我又不是你，你少說風涼話！」

「老三，你閉嘴。」童旺福喝令小兒子住嘴，終於再度開口說話，「姓石的，有點耐心不行嗎？我又沒說不蓋這個手印，只是這個金額得改，二丫可沒這麼不值錢。」

「你一毛錢都別想要我們加！」石老大搶快出口道。

石寬面無表情的看了自家大兒子一眼，然後轉頭看向自始至終都沒說話的二兒子，出聲道：「厚福，這事由你自己來決定吧。」

「爹，還需要決定什麼，當初說好了十兩銀子就……」石老大在父親嚴厲冷峻的目光中閉上了嘴巴。

石厚福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他原本該叫岳父的人，冷淡的出聲問道：「你要多少錢？」

「一百兩。」童旺福獅子大開口。

「爹，咱們走。」石厚福二話不說直接轉頭。

「等一下，我爹他開玩笑的。」童老三迅速攔住他，陪笑道：「誰家能夠輕輕鬆鬆的拿出一百兩啊，我說是吧？姊夫。」

「別叫我姊夫，我不是你姊夫。」石厚福冷冷地說，臉上猙獰的刀疤，加上他冷厲的眼神，頓時把童老三嚇得連退好幾步。

「沒有一百兩，五十兩總有吧？」童旺福再度出聲，改口道：「姓石的，我記得當初你們家老大娶媳婦時，給王家的聘金就是五十兩銀子。同樣是兒子娶媳婦，你該不會這麼偏心，態度差這麼多吧？」

「這能比較嗎？我媳婦嫁我時可是個大閨女，你女兒卻是人家不要的棄婦！」石老大想也不想便脫口而出。

「老大！」石寬立即怒斥出聲，轉頭對二兒子說：「別聽你大哥胡說八道，二丫是個好孩子，是李家太不道地了，早晚有他們後悔的一天。」

石老大終於意識到自己剛才說了什麼渾話，有些不好意思又尷尬的對弟弟說：「那個……厚福，你知道大哥我絕對沒那麼意思。」

石厚福什麼話也沒說，逕自轉身面對著童旺福，開口道：「二十兩，再多就沒有了。」

「不行，至少也要四十兩。」

「二十兩，不然就一個銅子都沒有。」石厚福冷聲道：「你們也別想以後再上石家詐錢，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。你們應該都知道，我是上過戰場的人，殺過

的人數都數不來，奉勸你們最好別把我惹火，否則下回會做出什麼事情來連我都不知道。」

隨著他冷然的聲響，童家父子四人不約而同地感覺到一陣陰風從身邊掠過，嚇得他們背脊發涼。

「好，那就二十兩。但二十兩是二丫的分，小丫頭要五兩。」薑是老的辣，童老頭雖然背脊也在發冷，也覺得石家這個跛子有點嚇人，但該討、該要的他也不想放過。

他說著反話，道：「若是你們不想付這五兩也行，那就把小丫頭給我們，反正小丫頭也不是你們石家的種，沒道理我這個外祖父還在，她的外祖母、舅舅、舅母也都在，卻要你們石家幫我們童家養外孫女、外甥女的。」

「我給！」石厚福咬牙切齒地道。他真的沒想到，童家竟然連囡囡都不放過，「今天我把醜話放在這裡，你們童家拿了錢，以後若敢再在她們母女倆面前出現，或是傷害她們一根寒毛，我絕對會讓你們後悔莫及，終生難忘！」他渾身散發著肅殺之氣，冷冷地道。

這番話讓童家父子四人聽了都不由自主地抖了一抖，臉色也白了起來。

「村長大叔，麻煩你把孩子五兩銀的事也寫上去，讓他們四個人都蓋上手印。」石厚福對村長說。

「我們為什麼也要蓋？」童老大不服的出聲道。

石厚福轉頭，冷冷地看著他。

童家老大頓時蔫了下來。「我蓋，我……蓋就是了。反正也不過是個手印。」他小聲說。

童老二和童老三原本溜溜轉、不知道在打什麼壞主意的眼珠子，也在一瞬間安分下來，目不斜視的看著地上，不敢再亂轉。